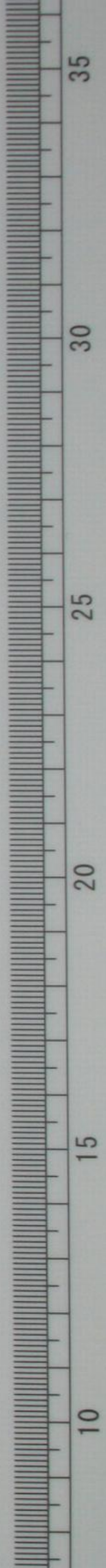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15



30-15
文庫 17
W142
15



杜詩論文三十一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永泰元年秋冬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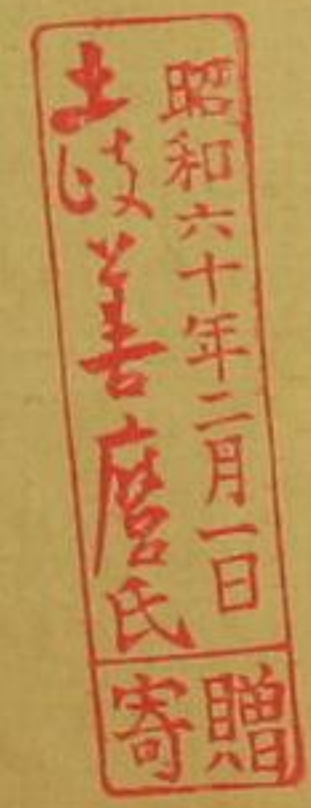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
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目前飛明鏡。月初上也。歸心折大刀。不得環也。身如

上詩

雲安三十一



010185187069

轉蓬行地已遠。頂歸心句。意欲攀桂。仰天又高。頂明鏡句。下俱咏月。映水而如霜雪。照林而晰羽毛。即仰觀玉兔。亦若見其秋毫者。寫月明之極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前詩前半夜之月。此後半夜之月。故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也。下峽故氣沉而全浦皆暗。銜城故輪側而半樓尚明。浦暗故知刁斗之催曉。輪側故見蟾蜍之已傾也。望殘魄如張弓。因歎四海兵戈不獨漢家之營矣。挽至前首歸心轉蓬句結。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藥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猶暫隨。地偏初衣衿。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當寒花開盡。止存菊藥盈枝。已堪長歎矣。况舊摘之人。頻異。輕香猶處處相隨。又與鄭十八諸公同宴也。地偏南極。秋深尚爾夾衣。城擁衆山。登高更上危處。點雲安九月。忽念及萬國未靖。更添一陪傷心。不覺酣歌垂淚也。

雨

行雲遶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澗。汨汨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欲咏雨先咏雲。雲日行雲而遶崇高者。層層相歷也。行雲而挾飛雨。忽雨忽止也。雲行而高則雨不大。故日薄而至也。雨後望石間之澗。反在松上而行。山景

也。四句咏雨。因言亢陽秋熱。百穀將棄。一旦自天澤降。焦卷復蘇。追憶前日之雨。雖爾卒暴。不如今雨之容易也。但恨雨之不大。而無雷霆間作耳。然雨勢未已。猶望其聲達中宵也。如是則九月霜降之時。豐年可望矣。所以郊扉以及我私。我圃日見蒼翠。而臨江抱甕之費。庶幾得減矣。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

衆水會于涪萬。水大矣。乃爭瞿唐一門而出。勢急矣。水之爭流者。以朝宗于海耳。夫水猶知朝宗。而盜賊之縱恣。爾又誰尊乎。下接瞿唐。其下石隱如馬。其上蘿垂飲猿。險僻如此。因歎水勢飛翻已極。心非波浪。何事亦與之爲奔流耶。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澗澗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第二首對解前詩。水之浩浩不息。以東極在下。解衆水瞿唐二句也。因衆流之歸海。知萬國之奉君。解朝

宗盜賊二句也。瞿塘而下。則瀟湘之闊。借資于此。瞿塘之口。則灑預之大。幾爲所流。解孤石二句也。然滄海不讓涓滴。故霧雨之細。亦所不辭。而接上句闕疑。

奉漢中王手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畱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

音迷咫尺。鬼物傷黃昏。犬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
草奏罷。宿昔奉清罇。

國與乾坤並。大王為叔父之尊。漢中王也。剖符而來。蜀道為刺史也。歸路則取荆門。從荆州太也。荆州從三峽而下。峽險而通舟。其勢峻。江長而注海。其流奔。故主人畱客。且避暑名園。緘書相招。已若恩叨玉饌矣。八句。漢中王西歸。想其尚畱峽中。而雲浮石壁。避暑園內。而竹映華軒。已覺良宵之永。承名園不看。驚浪之翻。承峽險句。避暑既過。到都當在冬時。則入期。

朱邸之雪。而朝飭紫微垣矣。六句。西歸事。收乘雖有文章。今已老矣。一句。自謂起下。河間原有禮樂。今尚存也。一句。贊王結上下。頂枚乘句。我如宋玉悲秋。武陵迷路。與王淹泊。雖同峽。而東西則異地。所聞者蠻音。所見者鬼物。亦足悲矣。六句。自歎我今戀主。雖有犬馬之誠。王今歸朝。不必問狐狸之細也。王于從容草奏之餘。亦念我侍奉清尊之舊否乎。四句。雙結。

石硯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

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
墨○多水透隱現○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
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舍起草姿○不遠明
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平公為今詩伯○奉使峽中○長嘯之暇○得此石硯○所謂
無心得之也○下十句俱咏硯○巨璞乃禹鑿之餘○異物
遂過君而顯○其潤澤則波濤之浸潤○其光也則雷電
之閃爍○其形則受墨有連坳○多水遍相隱現○其大則
數人供其揮灑○十手亦能相容○其貞質則與頭上丁

冠○聲價不減也○下復歸到平公○應還詩伯○當賦詩之
時○清宴之暇○時刻與君周旋○况公當明光○翹草之任
而自致于丹青之地○此硯不亦隨公顧盼也哉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
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高馬勿捶其面○長魚無損其鱗○蓋捶其面○則馬辱矣
神采為之不揚○損其鱗○則魚困矣○神靈亦或不測也
物尚如此○况磊落之士○其肯輕身而受辱乎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樯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又言萬斛之舟○影如白虹○起樯必椎牛而祭○挂帆亦衆力方勝○是豈溝渠之物哉○苟非乘天風濟巨海○寧藏之于壑○無輕試之也○全首比意與上下聯屬○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接上言○烈士有志○不肯身出多門○小人不然○到處自有附和也○名利可取○殺身亦所不顧○與上自愛其身○以待大用者○正爾相反○苟官曹得清○爾輩止供一笑耳○何足校哉○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第一首諸將不能守長安也○漢朝陵墓指南山以為固○乃千秋之後○吐番入關○遭其發掘○因記玉魚賜葬之時○有如昨日○而金盃難留之痛○又出人間矣○方憂

吐番逼處。當時曾直入長安。今雖調材官守涇渭。以爲固守之計。而吐番方盛。難保其不來。將軍且莫放懷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第二首諸將之用回紇也。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本欲立內外之防。豈謂祿山之變。反借回紇以救朔方乎。于是回紇之出入潼關。天險已無禁忌。猶幸肅宗卽

位靈武。天下始有係心也。然一人獨憂宵旰。而諸將何以報朝廷乎。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袞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宵銷金甲事春農。

第三首諸將之不能屯田也。自亂以來。洛陽之宮殿已焚。秦關之百二難恃。東方州鎮。貢賦未通。安史餘孽。河北未靖。此何時乎。乃相臣每多出將而補。袞無人。諸將不肯屯田。而軍儲坐食。安得不困敝哉。惟

有臨邊王相國縉者與屯田之利知為息兵務農計耳相國應補袞春農應軍儲句也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第四首中官之出將也接上言不特東海河北未平也即回首嶺南瘴氛未靖出討安南而越裳不貢者楊思勗也收珠南海而益兵作亂者呂太一也為大司馬者李輔國也為觀軍容使者魚朝恩也此四人

皆宦官也。因歎南而炎風北而朔雪皆朝廷之地豈無忠臣輔翊而用中官哉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第五首蜀中諸將也即以前景物興起錦江春色巫峽秋清已幾年於此矣歷觀諸將止有一嚴僕射耳我嘗與之迎中使上高臺也主恩深重三鎮蜀中承嚴僕射句軍令分明不廢游宴承中使句今已死

矣。西蜀為天下最險。安危所係。當賴出羣之材。朝廷所當加意乎。首言關中外。而北方東海。南蠻西蜀。四方紛紛。正歎天下之多事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觀自閩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大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與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首二句聞房太尉歸葬陸渾。陸渾。東都也。題意已完。一德之臣。輔佐與王者。是為立齡相公。其後人也。乃竟死于客旅乎。然孔明未竟于生前。徒留遺事。而安

石褒崇于死後。已極榮哀。承明太尉。點還相公也。相。遇則嘉陵之淚。復滴于楚水矣。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閩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劔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丹旄發引。傳自閩州。前詩未及于此。點明公以陳濤之敗而貶。然風塵至今未息。正見其在也。乃公道既明。而贈官歸葬。與江漢同歸乎。惟有雄劍忽動。猶是親身之匣。遺書尚在。歸藏故國之樓而已。無他物也。我親哭公。必當有處。但恐為客無休。不得歸耳。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故人
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為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兒扶而又杖策。憊極矣。因臥病一秋多也。下頂臥病。句所以白髮少矣。至此而新洗。寒衣寬矣。因瘦而覺長。故人憂我。恐死。亡之或及。故此別傷心。即淚亦不能下矣。因囑之日。此太浮萍無定。倘有書來。須為詳盡也。

近聞

近聞

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透。迤白日靜隴。

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

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近聞吐番遠遁。不敢至臨洮矣。戰爭既息。愈覺水清。而日靜。山寂而雲高也。不但臨洮。即崆峒五原一帶。亦俱寧靜。而吐番革心。內附朝廷。常有信使往來。蓋因復結和親也。而舅甥之舊好。或亦不當棄絕耶。

遣憤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虿

吐詩論文

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溼漢臣衣

花門將回紇之追破吐番者入見叙功故未盡歸也
不知收京之後總戎者何人而聽其在內乎蓋蜂蠆
之小終懷毒心而雷霆之威自可大震無令宮禁之
內再而濺漢臣之衣也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愁慙。聽子話此邦。令我

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北風吹瘴厲。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蕙蘿暮。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裴冕為施州刺史。鄭自施州歸也。典設為鄭氏之秀。前冒暑而往。蓋名賢以出處為重。豈肯妄事行役哉。止因旅寓殊方。為屢空所逼。不得不謁裴施州耳。一段往施州之故。鄭與裴以意氣相合。不以險僻為難。攀援藤根。上下險石。入矢石之如虎者也。二句頂險僻。既至施州。見青山之間。自有一川城郭在前。旅憂頓釋矣。一段往施州之事。今子既歸。與我話此。那令我未往者心亦悅懌。下俱鄭所話也。施州俗既淳。朴無主客之間。而裴刺史之門。禮如舊制。且酒設倍

常。盃盤狼籍。即接待之豐。寫情意之厚。今雖喪亂之餘。仰事貴人。當與匹敵。所以中宵良會。各愜所懷。正以裴鄭為近親也。當日既出羣書以消暇。他日當馳書翰以往還。極寫情意之周篤。一段是鄭歸述裴公相與之情。我喜其旋歸。不覺倒屣相見之時。詳畫地形。以明道路所歷。重述風土。以見東治之才。此刺史遠比寇恂。列郡所宜競借也。補字裴施州一段總結上文。下則日聞君所言。我亦欲公待北風一動。瘴癘吹散。羸老亦思散步。于是水行而拂蒹葭。山行而穿

葛蘿因歎此身羸老轉動須扶。乃激于高興必期孟冬首路勉強登山矣。又復言汝乘駑馬而太。雖有外飾不中駕馭。我則乘輿而往。程途既有定準。鳥道庶免蹉跌。不亦樂乎。八句極寫高興亦極寫施州也。

寄裴施州

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縣清秋。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鱗蟠銀鉤。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

華盛

廟廊之具有裴施州。昔曾一逢。已歎天下無此流矣。其才如金鐘大庸之在東序。其鑒如冰壺玉衡之懸清秋。二句頂廟廊之具。自相遇之後。多病為減。客愁為寬。二句頂宿昔一逢也。今之在施州者。堯有四岳以勳至治。漢有二千石以分主憂。故不在廟廊而在邊疆耳。一段頌裴裴則幾度寄書而來。更有羔裘之贈。從此錦袖暖而冰雪迴寒。頂羔裘句。銀鉤蟠而蛟

龍動篋。頂寄書。句今因使者復命。再拜而謝。佳政且喜我之子孫有托。而將老忘憂。公之後人正賢而才華已盛。則世交正未已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立冬示我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雲淡。傷哀孫。鑄錯碧。颺鵬鵠。膏銘鏐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揆亂坑壕。蒼水使著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鰲芮公廻首顏

色勞分閩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魍魎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庠。不似長劔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苾六合無泥滓。

太常而將樓船。聲嗷嘈言其聲之沸也。今至夔州。點兵勦寇。越下牢而來。州牧出迎。縣令奔禿。而百艘齊列。盜賊聞之奔竄矣。四句趙公來夔。于是少駐錦城。

而冬時示我以胡國之刀。持刀之壯士。則短後之衣。虎皮之帽。未寫刀先寫持刀之人。以作一襯。于是臨軒拔鞘。天色晶熒。覺一時風木怒號。目光慘淡。飛鳥薄雲。哀猿喪鬼。未寫刀先寫刀之精神氣勢。又作一襯。下乃細寫飾之以碧。髹瑩之以鵝膏。鏘如秋水之澄光。氣使鬼物之辟易。蒼水使者。失至寶而空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鰲而專工冶鑄。二句點明大食國一段。止贊刀。主帥芮公。迴首而憂蜀亂。故趙公分闢救世而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承命而起。將此刀結于環佩。相與終身。永遠以護天子也。君指芮公。蓋芮公既以蜀亂付之。便應爲君治亂。視蜀江如針線。荆岑如彈丸。而壯心猶未已也。以之蹴滅寇盜。不易易乎。乃戒之日。賊臣惡子。不可干紀。汝縱有山鬼之伎倆。不足恃也。而汝之腰領。雖得偷生。趙公之刀。不高不卑。適當汝腰領而來矣。豈若長劍倚天。徒有其名耶。一段贊趙公之用刀。下四句總結趙公之英雄。彌亂卽刀可比。成功之後。畫于麟閣。亦身佩此刀。而光茫所照。六合無風塵矣。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騰條徐墜。目如愁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俊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

悲臺呼鷹之臺。蕭瑟天氣之秋。龍從石勢之峻也。此

臺在哀壑之上。樹木之下。壑曰哀壑。秋壑也。樹曰榭。榭落木也。哀壑榭枒之中。浩然而呼聲洶湧者。則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浮動也。四句接悲臺寫淡秋肅殺之氣。不寫角鷹而角鷹已翻然欲出矣。此時角鷹翻倒于壯士之臂。在將軍玉帳之中。軒然欲飛。勇氣百倍。二句寫其神。腦滿神王。正可用之時。而縑徐墜者。縑擊未解也。目如愁。正靜坐之候。而視天地者。意思欲飛也。二句寫其狀。杉雞竹兔甘心就擒。卽孩虎野羊。見之辟易。然且韝上未飛。羽翮養就。將

軍勇銳亦與之敵矣。不日鷹敵將軍。而日將軍敵鷹者。正重寫角鷹也。下乃兼寫將軍。將軍之立功。始于安西。自此東而虞淵。西而崑崙。馬足無所不到。其白羽之箭。曾殺後視者三。勇決何如哉。四句解將軍勇銳一句也。荆南芮公之得將軍。亦如鷹揚搏擊。今吐番破京。正惡鳥之啄金屋。安得如將軍者。用其羣力。驅出六合之外。而梟鸞不相混乎。用將軍與角鷹雙結。通首是咏韉上之鷹也。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陽城王衛伯玉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風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詰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綠衣春。奕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蹇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未加恩命之先。衛幕之銜。恩已重。復加恩命之日。潘輿之送喜。又頻。蓋濟時而瞻上將。頂衛幕句。錫號而戴慈親。頂潘輿句。富貴既當如此。尊榮已邁等倫。總承上四句。郡依封土之舊。陽城郡王也。國與大名而

新鄧國太夫人也。頒于朝者，紙有迴鸞。趨于家者，人多燕賀矣。題意已完。因言王之孝母，則味有冬笋舞有彩衣。夫人之教子，則學如班姑。義如孟母。又言太夫人不但義方教子，而兼工詞翰。王不但承顏奉母，而移孝事君。則忠孝可謂雙美，而麟閣兼擅其名矣。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冬深而此地獨有花葉，亦隨天意所付而已。江之與

溪其交會處，則共在石根之前也。早霞無心，偶隨物影。頂花葉句，寒水既落，復依舊痕。頂江溪句，四句景。世路多歧，易下楊朱之淚。荆夔久滯，難招楚客之魂。况舟中風濤，暮宿難穩。當舍此而宿誰家乎。頂五六句。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擊柝既罷，關門欲開。是將曉之事。擊柝罷而鼓角又

嚴關門開而星河已落。二句將曉之景。因巴人小槳。蜀使不還。而垂老乘舟。乃飄泊于蠻鄉乎。四句將曉之懷。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官燭既回。天曉矣。楚歌又發。舟行矣。江有寒沙。霧已蒙矣。月照清波。今已去矣。四句將曉。因歎壯時過而惜身名之晚。衰年至而慙應接之多。下接衰年句。應接尚爾。不堪况歸朝而簪笏從事。又如何哉。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藥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臘月而春意已動。故春江容與。更覺其可憐也。下二句江邊。我欲附書而雁正北去。先開一聲。而後見鴈也。我欲下峽。而船反上流。先見百丈。而後見船也。倒句。恣下二句。歸還臘月。正在愁中。未有梅藥之驚眼。轉盼度歲。又見椒花之一新矣。遠天。點雲安也。因歎

明光起草。雖人所羨。奈肺病不能奈何。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寒重則烟凝。惟寒輕故山翠而烟碧。獨言市上烟為多也。日早則霧白。惟日滿故照江而霧黃。獨言樓前即目前也。下二句江樓所見。負鹽出井者。知為此溪。打鼓發船者。又為何郡之郎乎。如新亭舉目而既異。茂陵著書而消渴未痊。二句寫懷春意如。

此花開即在目前。日月漸多。太心甚急。惟欲早聽棹歌之發耳。相忒聲。即相杵之相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接上言臘月既過。春事將來矣。即看燕子之入。豈不有黃鸝之至乎。此時桃花發而臨水。柳絮飛而點衣。方擬春來。趁此開懷。其如老太親知遠隔。故一杯不能強進。而歎筋力已衰。頂老去。故鄉遙遠。頂親知他。

日即春來之日也。一篇俱預擬之詞。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霜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遙。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南方地暖。雪不到地。惟山上之霜積者未消耳。落片微微。向日而薄。斜飛脉脉。去人而遙。不到地也。故天氣冬暖。而水鳥亦病。地勢深。而異類多驕。六句寫事。觸目他鄉。所以客愁日深。而但見江水南流。不復北去。安能乘之而入朝乎。二句感懷。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臥。歸期願早知。

東川之詩友既聚。贈別之作。不敢輕為也。傳宗之地。甚近。放生池也。別離之感。何為祖席也。梅花交枝于近野。草色獨盛于平池。逗還池字。二句寫景。汝苟憶我。江邊獨卧。則歸期勿滯。早當示我也。

杜詩論文三十二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吳九思道賢參

唐代宗大曆元年春雲安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
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
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遇此春日。則有春盤。則細生菜也。忽憶兩京。此日春盤甚盛。貴戚相遺。盤則白玉。送自貴戚之高門。菜則青絲。出自佳人之纖手。雙承首句。今日巫峽寒江之中。如此春盤。何足入眼。故杜陵老客。未免傷心也。况此身飄泊。未知何時復歸兩京。且題詩以遣興而已。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懷成都草堂追言初入蜀之時。因軍旅之事。西來僻

地。以天下風塵久不得歸也。猶喜蜀人不忘故主。故天下變亂。而蜀猶少安。然雖稱天險。獨立為難。所以重復播遷。而柴門不得再過矣。回首而望。惟有巫峽之水。朝朝從錦江來耳。錦江在草堂之前也。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曠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前首述入蜀去蜀之事。止柴門一句。點草堂。此通首寫草堂之景也。萬里橋西之宅。百花潭北之莊。軒不一軒。層層面水。樹為老樹。歲久經霜。二句內景遙望。

雪嶺際天而影白。錦城映日而霧黃。二句遠景下總承。惜哉形勝如此。回首茫茫。不得重至矣。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畏。花發去年叢。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老病而在巫山。以旅次稽留耳。前日畏中藥。應服盡頂。老病句。去年叢裏。又發新花。頂稽留句。况春多夜雨。沙中既足。而春多南風。故下水為難也。下應稽留句。早得歸朝。則尚書郎例分賜筆。奈何猶作飄蓬耶。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頰相向。纖絺恐自疑。燠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冥冥之雨。盈一甲子十餘日也。又過立春之時矣。荆楚地暖。雨復醱熱。故已用輕箑。其相向欲服纖絺。又復自疑也。下二句咏雨。州添而方知其有色。風引而始見其如絲。寫其細也。雨至而晴。故巫山覺晚。暖過而寒。恐又悲秋矣。寫南地寒熱不常之候。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
峰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

夔州為南楚之地。青春異者。寒暄之節。必以漸至。夔
州則忽而寒。忽而暄。故曰早早分也。草無枯菴。故曰
無名。雲無春夏。故曰隨意。峰正月而已見。鳥非時而
共聞。五句俱青春異也。我獨出游者。以我杖藜。恐妨
躍馬耳。豈敢為離群乎。躍馬借川。詳見論事。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

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傷人低。

未寫子規。先寫其地。峽中有雲安縣。縣中有江樓。樓
之兩邊。山木交覆。陰森之極。子規於此啼也。下二句
方寫子規。其形眇眇。至春乃見。其音蕭蕭。至夜更哀。
客懷豈堪聽此。而故故傷人啼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
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鉤簾宿鶯起。丸藥流鶯轉。呼婢取酒
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公至雲安。皆在舟中。此則嚴明府居之水閣矣。明府雲安縣令也。東城屈曲回抱春山。閣之後也。石面削成。恰鄰江閣。閣之傍也。閣前則江矣。二句水閣久雨。則雲暗。今晨而雲白。未幾而日升矣。二句朝霽。追言昨夜之雨。檻花因雨而臥。沐書為風所卷。乃愛朝旭而卷簾。不覺宿鷺驚飛。趁天晴而九藥。恰值流鶯。曉盼。正寫新晴也。於是呼婢取酒。課兒讀書。續者。偶聽佳句。為之吟咏也。六句皆閣中之事。因言晚交嚴明府。得以居此。况於此而數相見乎。點嚴明府。

往在

往在西京時。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瓦飛十里。總帷分會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幃。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劔書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歛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祀。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群公。登階捧玉冊。我曷聆金鍾。侍祠慙先露。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

羽猶慈隴前者厭

後來遭

五 俎豆腐羶肉采思行

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

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

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

足朝野懽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訥諫諍和

風日冲融赤堦櫻桃枝隱映銀綵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

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若飄蓬

此追序西京祿山吐番之亂也立國以宗廟為重故三致意焉往在西京之時祿山入京中宵焚廟火為

之絳天碎瓦飛於十里裂帷卷於層雲寫火勢之猛

而列廟之神主皆以灰燼矣六句焚廟昏時排騎至

曉而散防守既嚴踪跡復詭而賊臣表賀方頌德稱

功是時妃嬪殺戮玉座摧殘二帝為之蒙塵父老為

之飲泣矣一段祿山入京之事至肅宗既還復造新

廟故老喜泣祠官封樹雖宏壯不能如初亂後得此

已見帝力之雄矣因記前年春祭之時肅宗親祀我

為近侍景從陪群公之後登階而捧玉冊端冕而聽

奏鍾雖有愧於殉難之臣已得近濯龍之館矣此時

天子稱孝孫而從事。卿雲爛復閣以朝輝。而寢殿神
 御之物無不在列。故見粉黛重新。翠羽猶艷也。一段
 肅宗復京之事。前祿山既已作孽。今吐番又復陷京。
 羶腐雜於俎豆。弓矢及於果臝。西京又經一番變亂
 矣。一段吐番入京之事。况今安史餘孽。河北尚爾盤
 踞。節鎮多不入朝。安得自西極東使之來。王使之內
 徙。俾主將盡曉順逆。百姓終歸王化。而朝廷罪已。車
 書會同。鋒鏑俱銷。征戍盡徹。冗官斥罷。土著力農。君
 臣共敦節儉。朝野但有歡呼。從此繼體中興。以追大
 宗之盛。于是端拱納諫。時和世平。而赤墀櫻桃。千春
 薦廟。垂於無窮。京都不使再亂。涇渭人無愁容。則天
 下自此定矣。一段廿四句。以安得二字貫下。俱願望
 之詞。末言苟得如此。我亦歸號墳墓矣。無如變亂日
 起。而老去飄蓬也。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海鬱飛翻。葱青
 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
 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

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
 行軒舟子便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
 臥愁病脚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
 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
 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
 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
 復援

客居之堂前山後江下臨萬尋之岸而蒼海飛翻此
 前江也葱青者萬木堂高故但見其稍碧壁者亂石

土厚故但見其痕痕者層疊而起伏此後山根也其
 中子規亂啼壯士為之愁寂矣一段客堂之景三峽
 共四千里水之入峽者數百源山深人虎雜居相傷
 亦終兩存極寫地之險僻况蜀麻久已不來上貨不
 下矣吳鹽擁於荆門下貨不上矣止因西南大將之
 薨寇盜縱竊商旅星散也今新鎮將來舟子已操舟
 相候亦俟節制之臨庶幾道路平靖耳一段留雲安
 之故我今上已去蜀下未至吳艱難中路生理何在
 乎且愁病脚癢止能徐步小園因短畦而見碧草因

碧草而思王孫。王孫則鳳隨皇去矣。鳳去故籬雀出而爭喧。比嚴武死而小人亂也。觸目傷懷。因思故土。一別已十年矣。飛翼既不得歸。北林空多暮色。安得入滇之內。一洗兵革。則稷契豈伊異人。吐番又何足道乎。但恨我為儒者。老而無成。然既為臣子。敢不憂國乎。無柰股憂無力。惟有情至之時。作詩寄慨而已。

一段客居之懷。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宵窈一林麓。棲泊

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敘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綬。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自去成都。而地異楚蜀矣。雲安屬夔州。是爲南楚。今復捨舟楫。而居於深山林麓之中也。四句總起。乃棲泊此縣以來。消中病甚。舊疾已經廿載。衰年而病勢遂極。將死於殊方矣。又嘆鬢髮皤然。卽死亦非短促。但老馬望雲。南鴈思北。無一刻忘故國也。况別家既久。男女長成。卽欲圖歸。筋力不副。如之何哉。一段客中感懷。去秋來此。今又春暮。雖百物不缺。而羈懷未開。已見石間蕨芽。渚中蘆筍。啼鶯正繁。早麥向熟。頂具物句。悠悠長日。已映江波。漠漠春光。將辭夏木矣。頂節敘改句一段。客堂之事。因言臺郎爲才俊之選。自顧已極。前輩名公。淪落何限。而我得縮章綬。榮遇已多。無奈賦性幽獨。所愛者種竹。所辦者濁醪。所葺者草屋而已。故雖上公記憶。奏給薄祿。主憂而不能濟。時身遠而不能供職。有愧多矣。今日之朝廷。修文而廟算正。納諫而天衢直。正當趨朝廷。匡社稷。而形骸如此。進退不能。將委之于道路矣。一段客中感懷。形骸句直挽至消中一段結。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
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項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
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
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
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
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
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首四句用樂府體起因記遊成都居錦水之日叢竹
喬木之間每聽杜鵑哀叫頃西川有杜鵑也我聞而

再拜者傳其為望帝所化也生子寄於百鳥之巢百
鳥為餒其子若奉至尊者然至今未改也因歎不特
杜鵑也鴻鴈羔羊於太古之前已有禮意行飛鴻鴈
也跪乳羔羊也如識序鴻鴈也如知恩羔羊也聖賢
師之制禮以傳後世夫禽鳥猶知事主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我今在此正值暮春杜鵑又叫頃雲安有杜
鵑也雖病不能拜而感其君臣之誼能不歎息而流
淚耶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
 意不歸。竄身亦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
 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
 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逃畏途。藥餌駐
 脩軀。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藿。
 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
 排金門。衰容豈爲敏。

君子溫然。使我懷抱俱盡者。蓋其溫然之姿。如靈芝
 之秀。安得不親近乎。四句贊鄭起。我今遭亂。既不得

歸。竄身跡又非隱。細人待之。姑息爲愛。而君子遇之。
 顏色愈謹。四句鄭之相待。以上俱寫其溫溫也。然鄭
 子亦非一味恭謹。其高懷炯識。洞見物情。識者自所
 欽重矣。若是便應一飛冲天。而守卑欲何待乎。亦以
 捷徑進身。所不敢耳。而其才學。則作文既多。詩有標
 準也。六句贊鄭不意羈離之中。得交屈宋。牢落之日。
 俱值顏閔。今水陸無非畏途。蓋因藥餌而爲暫駐耳。
 四句自謂。夫古人雖遠。青史猶存。於是聯步而咏唐
 虞。追隨而飯藜藿。有時飲酒以資雅懷。饋遺得之縣

尹與子共此晨夕而已。六句與鄭之交誼。因歎心雖在朝廷。而力與願違。卽抱病入朝。衰容如此。豈復少年之敏妙乎。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則。創夷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襯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

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平龍住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

每歎賈生上書之後。世無其人。今有蔡子。高義邁於等倫。足繼其美矣。下承高義句。獻書謁帝。志清禍亂。故痛哭陛前。而天子感動也。四句項賈生句。言其上書之事。因歎天地雖多瘡痍。朝廷不乏正士。如子異

才聞出常令周道日新矣。四句贊美子奉使而來。正喜久別相慰。不意主人既死。子又扶襯歸京。今相逢於巴道。又值我之病時。益足感懷也。六句序事。念昔與子鳳翔之聚。已隔十載。我衰既不足數。但願子不忌上書之意耳。苟用子言。而得社稷奠安。君臣遇合。則我雖病甚。敢忘帝力乎。尚欲以未死之身。復觀太平之象也。十句又序疇昔之情。方今水勢正盛。三峽為水溢。閣道如龍。倚舟行其間。仗子濟川之材耳。既到。則復見其勤鞍馬。至秦塞。入王城矣。六句序其歸途之事。蜀地甲兵未散。糧餉恐虛。粟帛之出。既窮。徵求之使。復至。則南轅之便。尚望寄書相慰也。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雨後而畦間已潤。花殘而步履亦懶矣。二句是過鄭十七也。把文讀之。而驚小陸之才。小陸比十七之弟。鄭十八賁也。好客之懷。而喜當時之復見。當時比鄭十七也。下二句答其詩意。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將軍之膽氣既雄。而臂有勁弓。騎有駿馬。乃不用於疆場。而徒優游於錦城耶。蓋時危而尚未授鉞。故勢屈而不得建功也。因歎賓客滿堂。何人同君高義乎。一片熱腸。未以報君。先以向友矣。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

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為僚憶腐儒。

省郎為憂病士。故書信遠至。而兼寄柴胡也。柴胡服之發汗。可辟嵐瘴之毒。但愧無雙珠之報耳。况天畔親知既少。峽中藥物全無。所以歸楫而生衣獨臥。惟看春鷗之刷翅相呼而已。四句自嘆。聞君欲上急水。還當早取平塗。蓋奉使萬里。而書信殷勤。亦以僚案之情。猶不忘老腐也。生衣。葛衣也。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捨

洋警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
 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飢始
 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
 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
 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駭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
 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此通篇皆反前首而作。公久留蜀中。細察物理。如杜鵑所謂衆鳥哺雛之類。而深嘆其不然也。蓋古稱杜宇爲望帝所化。何忽作此微細之鳥。跳枝竄葉。捨伴

警矣。毛衣慘黑乎。如此當爲衆鳥所輕。安肯相尊崇。如前所云。若奉至尊者乎。既隳形而遠華屋。短翮惟喜深叢。觜朽力竭。方得一蟲。自身已更苦飢。安得有養雛代哺之說耶。亦爲愚蒙所傳道而已。今聞其聲咽咽如訴。啼號如嬰。甚至口乾流血。若仰訴於天者。將何爲哉。蜀人卽所謂愚蒙之人也。習其傳聞。聞之起立。亦甚愚矣。又轉云。天地變化之理。何所不有。或真爲望帝所化。亦不可知。若然。則猶憶居深宮時。擁嬪妃之樂否耶。又掉轉收。

